

諸位法師、諸位大德、居士：

今天淨空有這個殊勝的緣分再回到我初學的老道場來參學，剛才我們許師兄給諸位報告過了，慈光圖書館是民國四十七年建立的，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家，我到這個地方來還參加了籌備的工作，以後參加開幕典禮。李老師要我在圖書館擔任圖書管理員，我在這個地方住過十年，五十六年離開這個地方，今天再回來，整整三十年，今年八十六年。這三十年中，老師在世的時候，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弘法，回到台灣來後，我一定要先看看他老人家，到他老人家往生。這是我們非常懷念的一個道場。

今天我們啟講這一部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，這是經題，下面科會兩個字是別題。我要先把學佛的因緣跟諸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，然後我們要明瞭如何修學才能得到佛法真實的受用。

四十七年我到台中來參學，是朱鏡宙老居士介紹來的，在這個之前，我對佛法也稍稍有點基礎，我是民國四十二年接觸到佛法，是由方東美教授介紹的，這是當代中國的一位大哲學家，我也是有緣分親近他老人家，他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，從西洋哲學講到中國哲學，末後這個單元他給我講印度哲學，最後的總結是講佛經哲學。他告訴我，佛經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這話我們從來沒聽人說過，這才知道佛法有這麼好，這麼好的東西在經典裡面，引起我讀經的興趣，於是在台北這些大的寺院，我就常常去逛逛，去找經典來研究。我算是相當幸運，現在人講很幸運，在我們佛法來講，緣分很好，非常殊勝。

我接觸經典，就是從開始讀誦經典大概一個月的樣子，我就有一個機會認識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非常慈悲，每一星期給我兩個小時，因那個時候我還有工作，只有星期六才能出來向大師請教，他指導我讀經，幫助我解決疑難的問題，他老人家教導我三年，一直到他圓寂。之後隔了一年，朱鏡宙老居士介紹我到台中來學佛。

那個時候我對佛法有了相當的認識，我覺得這一門東西值得我們終生來研習，將它發揚光大，我為什麼有這個念頭？就是想到這世間有這麼好的東西，太可惜知道的人不多，能夠把這些好處說得出來的人就更少了，何況真正得佛法修學利益的，那是少之又少！我們很幸運能夠遇到，應當獻身於這個事業，這才把工作辭掉。辭掉，我並沒有出家，到台中親近李老師，來親近只是要跟他老人家學習，來聽經的，來求教的，沒有敢發心講經。講經的事情我們總認為是太難的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。可是我來的時候，可以說是機會太湊巧，剛剛好李老師在台中蓮社辦了一個經學班，裡面同學有二十幾個人，現在還有幾個，老師就要我參加這個班，我不敢，我說：「老師，我恐怕做不到，能力太有限。」他說：「這樣好了，你跟著我去看看。」我說這個可以，跟著去看看，行。那就參觀參觀經學班上課，第一堂課下來之後，我明白了，我就告訴老師說：「我可以參加這個班。」為什麼？看看這個班上同學一半年齡都比我大，學歷跟我差不多，他們這些人能學，那我大概也不成問題吧！所以帶我參觀這個班，就引起了學講經的興趣，於是我很認真的學習。

我在圖書館住了十五個月，一年零三個月，我在經學班，經學班那個時候是按照順序，老師教學按照順序，先來後到的順序，我是最後到的，所以排名排在末名。每一堂課我都很認真的、很用功的聽老師講經，我還有一點領悟的能力，所以老師非常歡喜。在這

一段時間當中，我在旁邊聽，就聽會了十三部經。所以那個時候興趣非常濃厚，我的進度大概是一個月學會一部經，老師教別人，教他，我也會講。這是早期的一個狀況。

我雖然沒有實際上排到學習上台講演，沒有排到，因為我名次在最後，可是當中我曾經也真正學習一部經：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這一部經是斐夫婦兩個人發心講的，也是同學們學講的可以說是比較深、比較長的。斐居士講國語，他的太太講台語，那個時候都是這樣分配的，一個星期講一次，時間是一個半小時，一個講國語，一個講台語，好像是翻譯，其實用的是同樣的講稿，一個人一份，我們是這樣學出來的。斐居士這個講稿，他只講了第一次，講了個講經因緣，講完之後，他就到圖書館來找我，拜託我，要求我給他寫講稿，他要編菩提樹雜誌，沒時間，實在沒有時間，要求我寫講稿，我說：「好！我也借這個機會學習學習！」所以他們兩個人的講稿是我寫的。以後他們這個講稿出書了，我就等於有了一次實際參與練習講的機會。

同學們學講經，我們都要參加，李老師也參加，我們是先講小座，那個時候講經實在是相當不容易，沒有錄音的設備。老師給我們講，他講得很淺，我們同學每一個人記筆記，記了之後統統幫助學講的這個同修，我們的筆記都交給他去整理，去寫講稿，一個星期講四十五分鐘，兩個人合起來一個半鐘頭，四十五分鐘講稿要寫八千個字，而且還要修改兩、三遍，所以參與這個工作的同修非常辛苦，晚上睡不著覺，作夢都在想這個經怎麼講法，吃飯不知道味道！這個不是過來人不知道，真是吃很大的苦頭，可是每一個人學習的興趣都非常高，為什麼？確實有成就感。

我在此地一年零三個月就學了十三部經，這十三部經我都能講，而且我還能講得很好，原因是有一點天賦，我聽李老師講經，聽

他講一遍，我覆講有能力講到他的百分之九十五。所以我在這個地方聽經，十幾年當中，李老師不准我記筆記，他告訴我：「你寫的筆記沒有用，你今天寫的言語，你的境界提升了，筆記都等於零了。」我想想也沒錯，所以我跟他十幾年沒有寫筆記，我有能力把他的東西全部覆講出來。所以到後幾年，大概是三、四年之後，李老師所有的講稿，弘護小品印的表解，我沒有聽過的都能講得出來，講出來跟他老人家八九不離十，能講到這個程度，所以老師對我比較器重些。

在圖書館工作每一天八小時，我們台北同修你們到此地來看過，慈光圖書館占地四百坪，這地方是講堂，前面是閱覽室，當時我們在此地的工作人員只有三個人，我一個，游俊傑居士一個，還有一個林居士，我們三個人負責這一個道場，我們的工作量很大，工作相當辛苦，每一天八個小時工作，晚上讀書讀到三、四點鐘，一個星期總有一、兩天念到通宵，念到天亮，天亮還不曉得。可是那個時候年輕，精神很足，兩、三個晚上不睡覺不在乎，很有精神，法喜充滿，我們有這樣的能力，所以在這個地方能學到一點東西。

可是總是想著，台中同修跟老師十年，我來的時候，老師在這裡教化十年了，他們十年的薰修我怎麼能趕得上去。所以就動了念頭，就想出家，出家不用工作了，全心全力來搞佛法！我如果出家，我想兩年就能趕上台中同學，他們都十年了，我就可以趕上去了。我起了這麼一個念頭，動這個念頭以後沒多久，大概半年的時間，台北臨濟寺的住持心悟法師派人來請我出家，到此地來，好像兩個月當中來了九次，我看他的心很誠懇，我就答應他了。我向李老師報告，老師說：「怎麼人家叫你，你就去了？」我說：「老師，他來了九次了，很有誠意！」他說：「你答應他了？」我說：「不好意思！不能不答應他。」老師聽到了這個話也很難過，他問我：

「為什麼？」我就講了，我就把這個理由告訴他，我說我希望把工作擺脫掉，全心全意來修學。老師聽到我這個理由很正當！他也就勉強同意了。

我到台北，他老人家送我到火車站，那個時候三輪車，跟他坐一個車，一路上走，我看他幾乎流眼淚，我非常受感動。坐在車上告訴我，在台中這麼多年，看到兩個人可以傳他的法，選到我一個。我原來不知道！另外一個同修就是周家麟同學。他這是在到火車站的路上告訴我，我非常感激，我就跟老師講，我出家之後一定回來，跟老師來學習，不辜負老師的期望。所以出家就跟寺廟談了條件，每一個月我回到台中來住一個星期，車費要常住給我。我有好幾個條件提了，他們都答應了，我這才出了家。所以我出家跟寺廟談條件，在寺廟裡面我不做經懺，不做佛事，不做法會，我要學經教，你不答應，我就不要出家了。在台灣這種情形恐怕只有我一個，找不到第二個。

這十年當中，老師講經的這一套方法，以及他的理念，我都清楚了，都明瞭了，剩下來就是要在講台上實習，這是非常重要的課，如果離開講台，你決定不能成就。在台中，在講台上學習的機會少，所以我在五十六年離開台中，就在本省南北各個地方，凡是有人請我去講經，我都答應，為什麼？有機會練！每一個星期大概總有三次到五次，長年不間斷，講台經驗就豐富了。

今天能有這一點點成就，飲水思源，介紹佛法的是方東美教授；奠定根基的是章嘉大師，我在他那裡三年；台中的十年是李老師的栽培，我們獲得了基本的成就。法緣是從印光法師這裡來的，李老師是印光大師的學生，我這個法脈是這樣一脈相承的，所以我們的祖庭是在江蘇靈巖山。

一九七七年我開始走向國際，最早是在香港，以後日本、韓國

、美國、加拿大跟東南亞這些國家，結了廣泛的法緣。我到美國去，老師特別叮嚀我，要我把淨土宗帶到美國，他老人家親自給我寫了一個招牌：「華藏蓮社」，這個小招牌還掛在美國達拉斯的道場，這幾個字是老師最後寫的，我聽說他寫這個招牌以後，再就沒給人寫字了，所以是非常珍貴的紀念。現在美國達拉斯這個道場，也小有規模，住眾也有十幾個人，出家十幾個人，不但是美國淨宗第一個道場，可能是在南、北美洲第一個道場。我們今天將佛法向全世界弘揚，向中國大陸宣揚，法緣很深。

法緣的殊勝不是我有能力、我有福報、我講得好，這都是假的。實際上是得阿彌陀佛的加持，一切諸佛如來的加持。佛的智慧圓滿，佛的福報大！我們要是不依靠佛，依靠誰？這個事實非常顯著。從前沒有專弘淨宗，專弘淨宗之前，我們的法緣平平。自從專修專弘之後，法緣是無比的殊勝，所以非常明顯覺察得到阿彌陀佛威神不可思議！這是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的，千萬不要輕慢了阿彌陀佛。

我們利用衛星傳播、利用電視、利用電腦的網路，傳遍全世界，全世界能夠收到我們資料的單位有八千萬戶！道場在哪裡？全世界都是道場。也許同修們聽過我講經，我常常講，現代講經弘法不要建大道場，這個道場已經太大太大了，小小的一個錄音室，我們在錄音室裡面講經，用高科技的設備，立刻就通過衛星傳播，全世界都能收到，何必要很大的地方，浪費這麼多金錢、人力，還要去照顧道場，你說多累！一個小房間就夠了，時代在變，我們弘法的技術也要變。時代在進步，學佛的人頭腦更進步，決定不能落在時代的後面，一定要走在時代的前端，這才是佛法。我們希望今天這個短短的時間，我把我自己修學的這些經驗貢獻給諸位同修，改變我們過去的傳統想法，那個想法是錯誤的，那是過去那個時代的，

不是二十一世紀的。我們這個時代的人，要怎樣過日子？怎樣生活？佛法就是教的這些東西！

老師將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給了我，我看了之後，非常歡喜，尤其是他將這個經的每一個段落都勾出來，他註的文字雖然不多，可是相當詳細，拿到他這個眉註，我也就有能力講這部經。這個眉註是他老人家在民國三十九年剛剛到台中在法華寺所講。聽說那個時候聽眾只有三十多個人，裡面有周邦道先生，現在我還認識一個甘太太，住在舊金山，三十九年，在法華寺老師講這個經本的時候，她也是聽眾之一。

我看到這個本子的時候，很喜歡，我就跟老師講：「可不可以學講這個本子？」當時老師就跟我講，他說：「這個本子你最好不要講。」我說：「為什麼？」他說：「還有很多人反對這個本子，說這個本子是居士會集的，不是法師會集的，居士會集的，對這個本子有成見。」他說：「你現在年紀太輕，資歷很淺，恐怕你招架不住。」所以我就把本子收起來，放在箱子裡鎖起來，一直到老師往生。

十一年前我把這個本子又找出來，這個本子很多同學沒見過，不知道有這個本子，所以我就把它印一萬本，紀念老師往生，分送給海內外。許多同修看到這個本子之後，都生歡喜心，來找我講。第一次講是在加拿大，第二次是在美國，我們從國外講到國內來，講回來。於是乎聽到這個經非常非常歡喜，我在這十年，這一部講了十遍，十遍大概都有錄音帶。現在的講記，是有些同修從圖書館第二次講的，總共講了一百零七次，從這個帶子寫成文字，現在印成講記，精裝本印成四大冊，好像你們這邊都看到了。

我講經，從出家那天開始，我就開始講經，我在老師這裡學了十三部經，這是我的基礎。所以這一出家，一剃度之後，白聖老法

師就請我到三藏學院去做老師，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學院，一出家就開始講經，到今年整整三十八年了。這些年當中，諸位要知道一個事實，古今中外，都沒有例外，什麼問題？同行相忌！不但不幫忙，找麻煩！於是寺廟裡就不能住了，寺廟裡頭到後來一定要逼迫著叫我去做經懺、做佛事，把講經這個事情放下來，不要再搞這東西，這不是我出家的目的，逼不得已我離開寺院。

在台北走頭無路，遇到了韓館長韓鏌居士，她是我的聽眾，北方人，看到我的遭遇，她就打抱不平，要我到她家裡去住。那個時候她住在溝子口，溝子口還是一片荒涼，是稻田，她的房子在稻田中，一個小洋房，樓上只有她的小兒子一個人住，她問我：「可不可以在這兒住？」我也沒法子，跑到台中來請教老師，也把韓居士帶來見老師，老師同意了，所以我在韓居士家裡住了十七年，她幫助我租地方、借地方講經，每一個星期至少講五次，三十年沒有中斷，護持三十年。最多的時候，我一個星期講三十多個小時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這樣磨鍊出來的。如果沒有這樣的護持，我們弘法利生的事業早就被摧毀掉了。

所以弘法的法師就像棵菩提樹一樣，我們是在章嘉大師那個地方蘊育的，老師這個地方培養的，像一棵樹苗一樣培養在盆栽裡面，遇到韓居士才是把盆栽放在曠野，三十年不斷的培育灌溉，我們才能夠有今天的結果，開花結果，能夠將淨宗、將《無量壽經》弘遍全世界。這個經本流通到全世界幾百萬冊了，錄音帶、錄影帶的流通就更無法估計了，每一個人拿到都翻印、都拷貝流通，這個量很大很大，得利益的人非常之多，這個利益的根本追溯到我們的老師，我們這個道場。

韓館長今年三月五號往生，往生的瑞相是希有的，她在世的時候凶巴巴的，很多人都怕她，好像很專制、很拔扈。做事有信心、



有魄力是她的長處，景美圖書館是她創辦的，辦了這麼一個圖書館，我們才有一個長遠講經的道場，再不受別人的限制，心就定下來了，講了幾部大經。在美國的道場，在澳洲的道場都是她建立的。這三十年的護持，前十年她精進，還常常來提出問題，後面二十年因為建道場，經營道場，管理這些事務，她聽經就比較少了，也不專心，天天嘻嘻哈哈的，也沒有看他念佛，這樣的人怎麼會往生？我們都覺得懷疑！可是他在生病的時候，我們看出來了，他真的是在念佛，命終像《地藏經》上那些現象完全沒有，像見到鬼、像見到神、見到自己家親眷屬都沒有，兩次見阿彌陀佛，一次見到蓮池海會，非常不可思議。

她病重的時候，我就想起來了，我們台灣、海外的很多出家人，穿的這個衣不如法，黃海青、紅袈裟，這個不如法。一切經論裡面都教給我們穿染色衣，沒有黃的、紅的，這是做秀、表演，實際上鬼神瞧不起。我的袈裟是十一年前做的，袈裟第一次穿起來是李老師往生，我去送他。所以我就想到我們圖書館裡面的住眾，要起帶頭作用，一定要如法，一定要遵從佛的教誨。所以叫悟道師通知僧服店的老板來量尺寸，做咖啡色的二十五條衣。晚上僧服店的老板來量衣服，我們希望她快一點，這個老板告訴我，她知道。我們很驚訝：「妳怎麼知道？」她說：「中午阿彌陀佛通知她，圖書館有急事，妳們要趕工。」所以她連料子都選好了，我們聽了這話，吃了一驚，但也覺得很安慰，我們畢竟很如法，韓館長的後事是阿彌陀佛來替她安排的。這是書上沒見過，也沒有聽說過的，我覺得很大的安慰。

她的功德在哪裡？三十年的護持。沒有這三十年講台實習，我們這棵樹早就枯掉了，早就倒下來了，護法的功德不可思議！甚至於說，你自己一句佛號都不要念，護持工作真正做得好，正是大慈

菩薩所說的，你能夠幫助兩個人往生，功德就超過你自己。韓館長幫助我們，幫助這個道場，幫助《無量壽經》弘揚到全世界，難怪阿彌陀佛特別照顧她！這給我們很大的信心！所以諸位同修要了解這個道理，要了解事實真相。

過去我在美國東岸講經的時候，回到達拉斯，聽說黃念祖居士到了美國，那邊的同修打電話告訴我說，有一個從中國北京來的黃上師，叫黃念祖。我就告訴他們，老實念佛就好，一門深入，不要搞得太多太雜了！最後他講黃念祖，這個名字好像很熟，從前在台中聽李老師講過，我還有這個印象。我就問他說：「這個黃念祖是不是梅光羲的門生？」我說：「若是，那沒有問題，你找他來，這是正知正見。」梅光羲老居士是李老師的老師，所以黃念祖老居士跟李老師是同輩分，他們有同學的關係，那知見應當不會錯。這樣子我就跟黃老居士結了緣，他送了我一本《無量壽經註解》，是打字油印的，是我們台灣四十年前那個樣子，我看到了也很難過，毛邊紙，打字油印，印的分量不會多，頂多一百多本，臘紙就不能用了，就壞掉了，所以量一定很少。

我拿到後打開來一看，我覺得很好，《無量壽經》當時還沒有好的註解，他能夠有這麼一部註子，不錯。就問他：「你有沒有版權所有？你要是有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，那就算了，我就不理會了，如果沒有版權，我帶到台灣大量翻印。」他告訴我：「沒有版權，他不要版權。」我說：「這個不錯，很難得。」帶到台灣之後，我就把它印了一萬本，以後陸陸續續印的數量就很多很多，現在他這個本子大概有幾十萬冊在海內外流通。

我到洛杉磯特地去看他老人家，我住在旅館，他沒有等到我去看他，他來看我。諸位曉得，這在《禮記》上是不如法的，所謂是做客不待來的客，我們是做客人的，他是主人，只有客人待主人的

，哪有主人待客人的道理，他等不及先來看我。我們是行客，他是做客！我們見面的時候一見如故，當時在海外弘揚這部經，只有我一個人，在中國大陸只有他一個人。我們這兩個人遇到了真是非常歡喜，這是志同道合弘揚這部經。結了這個緣之後，以後差不多每年我都會到大陸去一趟，去大陸一定跟他見面。以後熟了，他常常勸我：「你講經講了這麼多年了，不要再講了，你在世界上走的地方很多了，不要再跑了，定下來教學要緊！我們佛法後繼無人，這是大事。」我跟他說：「這個事情我早就想到，但是緣沒有成熟，我說我願意教！到哪裡去找學生？誰願意跟我學？緣沒有成熟，不能著急。」所以我說緣沒有成熟，我在世界上各個地方走走，與廣大的眾生多結一點法緣，我這個結法緣也有目的，希望將來有緣，我教的這些學生能夠藉著我這個法緣把佛法弘揚到全世界，我的用意在此地。他也很贊成，但還是不斷的勉勵我，寫信給我，談話都是這麼要求的。

沒有想到，前年新加坡的緣成熟了，所以諸位同修要知道，往往護持佛法就是一個人。我們在台灣的護持是韓鐸居士一個人，三十年全心全力投入來護持這個工作，所以得到一切諸佛的加持。新加坡的法緣是李木源居士一個人護持，年年請我去講經，從八七年到今年九七年整整十年，一個人！這一個人也了不起，如果沒有他，新加坡道場很多，法師很多，沒有一個人會請我們去講經的。所以東南亞一帶念佛，《無量壽經》普遍在那裡弘揚，馬來西亞有八個淨宗學會，都是李木源居士一個人帶動的，這是無量無邊的功德。

更早幾年，我在香港講經，每年都會去一、兩次，也是一個居士，雷居士一個人發起的，雷居士往生之後就沒有人再請我了，所以香港這個緣就斷了，雖然聽眾很多，沒有帶頭的人。日本過去是

清度法師，清度法師圓寂以後，再就沒有人請我們到日本去了。往往一個地區是一個人帶頭。

我們在新加坡，從前年開始辦培訓班，訓練講經的法師，我去教學，我一天上課七小時，跟我四十年前在此地見李老師的時候差不多，我七十一歲了，一天上七個小時的課，帶學生一星期七天，沒有休息的。星期六是我自己講經，星期一至星期五學生練習講經，學生都有上台講！這樣才能把他訓練出來，第二屆是去年辦的，有二十八個學生，第一屆九個學生。我教什麼東西？就是李老師教給我這一套，我再傳授給他們，輾轉授受。他們學習很成功，學生很發奮，也很努力，雖然時間很短，只有三個月，效果非常殊勝。

我們有了這兩期的經驗，不斷的再求改進，今年我們辦第三屆，時間延長一個月，從九月到十二月。李木源居士發了大心，新加坡的淨宗學會買了一個大樓，八層樓，每一層面積大概是台灣的一百坪，這樣就有八百坪，這個大樓專門為全世界淨宗培養弘法人才、領導人才。他發了這個大心，新加坡的淨宗學會才成立三年，會員才一千多人，沒有能力辦這個事業，所以許多同修都反對，都擔心，李木源拍桌子罵他們，我們沒有福報，阿彌陀佛有福報，我們靠阿彌陀佛，什麼事都會圓滿成功。他講的話沒錯，真的，阿彌陀佛立刻就得到感應了，這個事就圓滿成就了。決定一年辦兩次，上半年辦一次，下半年辦一次，上半年我們從三月至六月，下半年從九月至十二月，所以我現在要在新加坡每年在那邊住八個月，能夠出來的只有一、兩個月，七、八月，我放暑假寒假一、二月，暑假七、八月，只有這個時間可以出來走走，其餘一定要在那裡陪學生，這是我們晚年的一樁大事業，讓年輕人起來。我們講得再好，一天一天會老，也會死，後繼無人，我們就對不起佛法，對不起眾生。

所以今後我全心全力培養年輕人，提拔年輕人，希望年輕人個個成就。你們同修觀念要轉過來，要學韓館長，雖然不必建道場，你們要幫助年輕的法師，怎麼幫他？他講經的時候，你們來聽，法師一升座，看到滿滿這麼多人，他就會更認真、更努力了。他講得不好，你們要提出來問他，你哪個地方講得不清楚，聽得不明白，哪個地方意思講得不清楚，有疑惑，幫助他改進，這就像菩提樹一樣，你在那裡給他灌溉、給他栽培，他才能逐漸長大。先讓他們在本省各地方去講，講一段時間可以了，送他到國外，每一個國家去講，他才能成為國際的法師，才能在信眾中建立真正的信心，這是要靠大家幫助的。

如果你們只是想，我們要聽老法師講經，年輕法師都不聽，這是什麼態度？就像吃水果一樣，吃現成的，不肯種樹，吃完了，沒有了。你們願意嚐這個好的果品，你們也要想到種樹，種樹的功德太大太大了。所以我在這裡講有沒有必要？跟諸位說，沒有必要！我這次到這裡來，希望大家把觀念轉變過來，我們要為佛法、為眾生、為這個寶島，培養真正弘法的人才，一定要聽這些年輕人講經。

我們圖書館的悟道，悟道站起來了，他現在是從本省走到全世界，這個月底他到新加坡去講經，到馬來西亞、澳洲。他剛剛從美國回來，他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講經，過去十年他在台灣各地方講經，講了十年了，再走向國際。悟有法師他是彰化人，距離這裡很近，下星期的這個時候，我就叫他上台講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坐在最後聽，這才能訓練得出來。在台北，我們自己的道場，我們還有一個「華藏講堂」，就是佛陀教育基金會，星期二、星期四也有幾個年輕的在那邊練講，那些年輕法師要有講台實習的機會，把他們帶起來，所以我晚年完全著重在教學，在幫助他們，把他們帶起來。

另外一樁大事，我聽到這個地方是叫做「華嚴講堂」，大概是李老師晚年講《華嚴經》沒講完，沒講圓滿，非常可惜！李老師講《華嚴經》是我們八個同學啟請的，當中有我一個帶頭的，他老人家用經本，線裝本，那一本《疏鈔》是我送給老師的。老師一個星期講一次，還有台語翻譯，所以進度很慢！開講這個經，我聽了一次，《華嚴經》第一篇我聽完了，後面我就不要聽了，為什麼？我統統會講了。在台北也開始講《華嚴經》，他講到一半終止，我也是講到一半終止，進度差不多的。他的終止是往生極樂世界，我終止是因為到國外講經，也沒有法子，不得不停下來。對此，韓館長在往生之前告訴我，這是她的祈求，希望把《華嚴經》講圓滿，我答應她了。

這部經很難得，很不容易，要講圓滿，如果一天講一個半小時要五年，每一天講二小時，要四年，而且要住在一個地方不能走動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在新加坡教學，一年要在那裡住八個月，把教學跟講經的事情一次完成，想在新加坡住個四年到五年不要動，把這部大經完成，這是我們佛門的一樁大事。我給諸位同修報告，希望同學們要諒解，要明瞭，知道這是我們佛門一樁大事情，不能夠因為要找到你那邊去講個三天、五天、一個星期，把我們這個事情耽誤了。我們這些講經有錄音帶、錄影帶，同時也做成CD、做成光碟，每一個星期，每一個月，我們都會從新加坡送到這邊來，這邊圖書館、蓮社、還有每個地方淨宗學會，我們一定都送到。教學的這些資料，等於說我們上課全部的過程都錄音，教室就是錄影棚，跟電視台的設備完全相同，就是全部上課的情形，錄成影帶，立刻就可以送到電視台去廣播，所以這些好的工具，我們一定要會利用。

今天這個世界亂，不僅是在台灣，全世界都亂。這不是一樁好

事情，佛法講因果，因是什麼？一切眾生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這是因。這個社會的安定、繁榮、幸福是果報，就看你造的是什麼因。今天這些高科技裡面所播放的，諸位仔細去觀察，都是殺盜淫妄，都是增長一般人的貪瞋痴慢，這怎麼得了？多可怕！我們為什麼不用這種科技來弘揚正法？讓全世界廣大的群眾能夠接觸正法，能夠明瞭因果，幫助他們斷惡修善，幫助他們離苦得樂，這才叫大慈大悲。

而對於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界來弘揚大乘佛法，給諸位說，最有效的無過於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這經的內容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人生是我們本人，宇宙是我們生活的環境，說得詳細。佛在這個經上教我們怎樣過日子、怎樣生活。我前幾天在北京師範大學看到學校前面有一個大的牌子寫了八個字，校長告訴我這八個字是他們學校裡全體老師共同擬定的，師大是全國的師範大學裡面的模範。上聯是「學為人師」，學是學習為人；下聯是「身為世範」，這個身體是世間人的模範。我一看這八個字，這八個字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這八個字。

所以我們《華嚴經》怎麼來講法？就是本著這個理念來講的，諸位菩薩是九法界最好的榜樣、最好的模範。在華嚴會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表現的是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教人就在你現前的生活方式，就在你現前工作的崗位上，你怎樣修菩薩道，學菩薩行，怎樣修成圓滿的佛果。所以五十三位善知識示現出家相的只有六個人，其餘全是在家人，這就說明修行證果就在我們現前本位工作上圓滿成就，實實在在不可思議。所以過去方東美先生把這部經介紹給我，他說《華嚴》裡面有最圓滿的理論，有最精細的方法，後面還帶表演，做出來給你看。世間教科書哪有這麼好的教科書，他認為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學概論。這個認知很不容易，如果不是深入《華嚴

》，這句話說不出來的。

我們本著這個理念你要是講《華嚴》，沒有一個不歡喜，沒有一個不接受的！不但是包括學佛的，包括其他的宗教徒。為什麼？因為五十三參裡面就有很多宗教領袖，像婆羅門教，婆羅門他不是佛教徒，是婆羅門教的領袖。外道也不是佛教徒，是其他宗教的領袖。所以佛法超越一切宗教，超越種族，超越一切的隔閡，能夠為世間所有一切眾生接受。我看到師範大學這八個字，感觸很深，《華嚴》如是，整個大乘佛法莫不如是。我們要明瞭，知道我們的學習向哪個方向發展。

細說要耽誤很長的時間，但是過去我在各個場所都曾經講過這些資料，都現成的。我在美國休斯頓答覆同學一個問題，家庭主婦怎麼學佛，你要會學佛了，你就是主婦菩薩，你每天在家裡幹家務活就是修六波羅密，念念與般若相應，念念與佛陀相應，這就是菩薩行，這就是菩薩道。所以學佛我們不能離開經典，經典是佛菩薩給我們的開示，佛菩薩給我們做出的好樣子，讀經要熟讀，在一切時、一切處起心動念都能想到佛怎麼教我們的，哪些事情我們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能做，要依教奉行，那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要知道怎樣修學，必須要對經典深解意趣，「意」是道理，「趣」是修行的方法跟目標，都要認識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修學果然功夫得力，一看就看得出來。

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，李老師當年大概七十歲多一點，看起來也只有四十幾歲，我佩服了，不像是七十歲的人。辦慈光大專講座，我們帶著學生去爬八卦山，我跟李老師第一個上山頂的，學生還在後頭，不行了，這年輕人比不上。所以學佛，跟諸位說，我們這個就是招牌，學佛有什麼好處？你看看我。我常常講，學佛的人不老，學佛的人不生病，我今年七十一歲，沒生過病，我沒有病歷；



學佛的人不死。這個招牌就度很多人，你信不信？所以我們學佛要認真的學。

怎麼會有這個果報？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你就不會變。所以要真正做到清淨、平等、覺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二十六歲學佛，常常想到還都是二十六歲。那你沒有得到這種果報，回家好好想想，大概修行出了毛病，佛沒有偏差，如果是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決定是得到好的果報，你看諸佛如來，諸大菩薩，哪一個人是老態龍鐘？阿羅漢沒有，菩薩也沒有，佛更沒有。他給我們做的好榜樣，我們也要做眾生的好榜樣。

我在外國，我們的鄰居都是外國人，看到我們天天滿面笑容，歡歡喜喜，他們就常常打聽，「他們是幹什麼的？」我就告訴我底下人，他們都懂英語，「你告訴他，我們是念阿彌陀佛的。」他們就驚奇了，「阿彌陀佛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叫他不要照經講，照經典講，他們聽不懂，你說阿彌陀佛快樂。「快樂我們都要。」阿彌陀佛長壽，他也要長壽，他又要快樂又要長壽。阿彌陀佛心清淨，他說：「我都要都要。」好，你每一個星期六到我這兒來，來學快樂、長壽、清淨。因為他們是基督教徒，星期天去上教堂，星期六上佛堂，沒有衝突。我們懂外國人，所以一定要懂得佛法要現代化與本土化，願願為一切眾生，不要只為自己著想。我們的錄音帶、錄影帶，所有一切出版物，統統沒有版權，歡迎任何人翻印、拷貝、流通，這是如法的。你看看世尊，在每一部經的後面流通分，都勸我們要流通佛法，如果佛法到我這邊來就止了，我修得再好都有罪過，一定要懂得流通的功德是無量無邊，佛法要流通。

實在講，世間事樣樣都要流通，特別是錢財。財富從哪裡來？從布施來，愈布施愈多，你不肯布施就沒有了，你的財就只有那麼一點點，你不肯布施就沒有了。財怎麼發的？布施就發了，愈發就

愈多，多愈要布施，決定不能把他留住，留住就壞了。

這在經論裡說得太多太多了，特別是《般若經》，《般若經》裡當然第一部就是《大般若經》。《大般若經》分量太大，比《華嚴》還大，清初葛惠居士編了一部《華嚴般若綱要》，將六百卷般若濃縮成十卷，對於後人修學做出很大的貢獻。這一部書我們也印了一萬冊，此地大概都能看得到，希望同修也要看看，因為幫助你看破、放下。學佛之所以不能成就，之所以遇到種種障礙，還是看不破、放不下，你學得很辛苦，一看就滿面愁容，看到這個樣子，誰敢學佛？學了佛都是那個樣子，沒有人敢學了。所以你學佛學得很快樂、很自在，誰都願意學了，個個都來了。所以我們的樣子就是標本，就是佛教的一塊招牌，招牌要好才能夠接引眾生，招牌不好，人家看你學佛嚇得不敢問津，這就錯誤了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，希望同學們觀念要扭轉過來，護持年輕人學佛，學得自在，學得活潑，要如理如法，依教奉行，這樣就好。好像下面還有一個三皈儀式，我們有錄音帶，也有小冊子，儀式簡單而隆重，時間不會很長，可是一定要懂得三皈的意義，我們到底是從哪裡皈，是依什麼，要搞清楚。如果三皈的義理不懂，你只有形式，沒有內容，那不起作用的。一定要懂得真正皈依是皈依自性三寶。

好！我今天的講演就到此地結束，這是三十年後再回到這個地方，給諸位同修做這麼一點點貢獻，這是我自己四十年修學的心得，給諸位做個簡短的報告，我們以後緣分很多。謝謝諸位同修，特別要求大家要發心聽年輕法師講演，他是中部人，中部將來有高僧出現，我們這個地方就有大福報了，謝謝。